蜀山劍俠傳/2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五九回　驀地起驚霆 電漩星砂誅老魅　凌空呈寶相 繽紛花雨警真靈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李洪遇見淩渾、猿長老相助，得到一件佛門至寶，爲了小寒山二女盜取心燈去煉毒手摩什，事關緊要，便先走去。申屠宏、花無邪立照淩渾所說，合力攻入內洞。申屠宏先在二門上收得一枚金環，又用阮徵所借至寶二相環，將大雄禪師昔年護經之寶，西方八功德池中一丸神泥收去，與天璇神砂融合一體，爲二相環增加了許多威力。跟着玉壁神碑出現，所取貝葉禪經也在玉壁層中現出。花無邪立用師傳佛法，由中指上射出一道毫光，朝着貝葉四邊徐徐轉動，隨聽壁中發出禪唱之聲。正在虔心默記，忽聽得洞頂上面迅雷連震，動地驚天，風火怒鳴，響成一片，甚是驚人。申屠宏知是雲南二惡將有相神魔煉成趕來，見花無邪仍在面壁靜聽，若無其事，不禁讚她定力甚高。洞外風雷交轟中，忽又夾着一種極淒厲的顫聲哀鳴，隱隱傳來，與烏頭婆呼音攝神邪法大略相似。纔一入耳，立覺魄悸神驚，心旌搖搖，不能自制。尚幸功力堅定，忙運玄功鎮攝心神，未爲所算。再看花無邪，面色已帶惶急，同時壁中禪唱也已中斷。忽然一陣旃檀異香過處，眼前倏地奇亮，耀眼欲花，滿洞風雷暴作，由內而外，向前涌去，上下洞壁一齊震撼，勢欲崩塌之狀。倉猝之間，不知底細，惟恐有失，忙將二相環往外一拋，那與神泥化合一體的天璇神砂，立化爲五色金星，狂濤也似湧出。

剛想先將內層碑室封閉，忽聽身後花無邪急呼道：「道友快收法寶，我禪經已得到手。此時神僧佛法已經發動，並蒙神僧慈悲，佛光照體之後，頓悟玄機，因此得知佛法妙用。

固然結局必不能免難，但不到我將前後兩部經文、經解全數記下以及我應劫時限到來，任他天大邪法也難攻進。時機緊迫，不暇多言。祇等道友取走貝葉靈符，後半部梵唱二次又起，大功即可告成。前得伏魔金環，乃昔年禪師降魔之寶，用法簡便，祇要將前洞六字靈符記住，照我所習佛家訣印，再以本身真靈主持，便能由心運用了。出時可用此寶防身，許能爲我除去一害，也未可知。快請習此訣印，由我倒轉禁法，送道友出洞，往後山爲二老解圍便了。」說時，申屠宏已經取寶回身，第一次見到花無邪滿面驚喜之容，暗讚佛法神奇，不可思議。就這轉眼之間，此女竟能悟徹玄機，並連洞中佛法也能由心運用。聞言足代欣慰，但知她大功雖成，十四年苦難魔劫仍所不免，定數所限，無法挽救。方覺可憐可敬，花無邪話已說完，將貝葉靈符遞過，催習伏魔金環用法。知時迫勢急，難於久延。好在禪師千年前早有準備，來時見洞外六字真訣，因防異日或許有用，已經記下。佛道兩家降魔法寶，多由本身元靈主馭，大略相同，所差祇這訣印。既然易學，又可爲此女驅除妖婦，自應學了再走爲是。見那貝葉靈符形如一片手掌大的翠綠樹葉，並無符號字迹在上，祇是金光隱隱，祥輝浮泛。用法恩師已經示知，便不再細看，隨手藏起。花無邪立傳訣印，告以用法出於禪師遺偈留音，並說：「道友不是佛門弟子，好些無關，故未聽出。適纔風雷祥光，便是佛家威力。三五日內，我與道友尚有一面之緣，但必無暇長談。且等過十四年，劫後重逢，面謝大德，再行奉告吧。」

申屠宏無可勸慰，祇得舉手作別，說聲：「道友珍重，行再相見。」隨將先得金環取出，如法一試，立有一環金光套向身上，看去祇將腰間圍住，但是佛光遠射，全身均有祥輝籠護。知道威力至大，少時如與二相環合用，多厲害的妖邪也不是對手。如非花無邪夙孽太重，必須經此一劫始能成道，後山之行又奉有師命，不敢違背的話，便助此女脫離，也非無望。略一尋思，花無邪又催道：「道友盛情心領，此時不必管我，請快去吧。」說時，滿洞祥光閃變，二次風雷又起。申屠宏知正倒轉禁法，忙縱遁光往外衝去。覺着所過處阻力絕大，如魚穿波，身外焰光萬道，祥霞變滅如電，不容一絲縫隙。知道花無邪防範周密，佛法威力至大，已與主持人心靈相合，神妙已極。這還是有意放走，更有佛門至寶防身，這纔不覺飛過兩層門戶，一看前面，已是頭層出口。忽然想起：「洞外現有云南二惡；又聽哀呼之聲，與烏頭婆邪法相似，也許妖婦也捲土重來。這兩起妖邪均極厲害，又都性情乖戾，有己無人，雙方均把禪經珍逾性命，寧冒險難，勢欲必得。但知正教中人已經出手，天殘、地缺不容外人在此猖獗，日前已經出手，大有左袒花無邪之勢。這類妖邪平日雖不相下，一到事急，照例同惡相濟。也不知雙方聯合與否？自己如若現形飛出，定必羣起夾攻。何如仍用天蟬葉隱身？雙方如未合謀，必在外面先自火併，樂得任其相持，耽延時候，等後山事完，再作計較。如已聯合，二惡氣運未終，又擅魔教中小金剛不壞身法，除之甚難。仗着隱形突出，冷不防將妖婦除去，想可辦到。

」

沿途光焰雜沓，飛行遲滯，直到主意打好，纔到洞口。立將天蟬葉取出，並用太乙潛光之法，連護身寶光也同隱去。哪知到了洞外一看，珠靈澗對面平地之上，竟設有一座法臺，上面各色幡幢林立。另有十八個身高丈六，相貌獰惡，威風凜凜的神將，手持各種奇怪兵刃法器，按九宮方位立定。當中兩個身材高大，相貌兇惡，手持戒刀、金鐘、火輪、法牌等法器的紅衣番僧，坐在兩朵丈許大小，血也似紅的千葉蓮花之上。花瓣上面，各有一股血色焰光朝上激射，高起丈許，合成兩幢血光，將兩番僧全身一起籠罩在內。法臺周圍，也有一層血光環護。上首手持火輪、令牌的麻面番僧，由牌上發出一道金碧光華，長約百丈，直射身後崖壁頂上，神態甚是緊張。臺前不遠，一片愁雲慘霧，籠罩着日前所見妖婦烏頭婆和一個形似鬼怪的妖人。這妖人生得尖頭尖腦，頭上短髮稀疏，根根倒立；臉作暗綠色，前額下面不見眉毛，好似生病爛掉；一雙圓眼，怒凸在外，碧瞳閃閃，直射兇光；高顴削鼻，尖嘴縮腮。上穿綠色短衣，下穿短褲，赤露出黑瘦如鐵的腿足；胸前掛着一個拳頭般大的死人骷髏，背插三叉，腰繫葫蘆。面向臺前懸空而立，似與二番僧在爭論。下首妖僧喝道：「侯道友，你我彼此聞名，井河不犯，久聞三位道友言行如一。那盜取禪經的女子，已成網中之魚。來時大師兄曾用晶球視影，此時兩老怪物正準備與勁敵鬥法，無暇及此；又以日前此女心粗糊塗，未肯應他所求，決不會和我們作梗。你並不需此經，不過受人慫恿而來。如肯依我先前所說，我們事後必將你想得到的兩件法寶奉上，從此交個朋友。否則，暫請回去，我弟兄回到雲南，恭候光臨如何？」

話未說完，形如鬼怪的妖人似要變臉，一隻雞爪般的怪手已經揚起。旁立妖婦似與配合，作勢欲發。二番僧也似在暗中戒備神氣。不知怎的，妖人面色遽變，好似有甚警兆，喫了一驚，厲聲答道：「我弟兄三人，說到必行，永無更改。無如此時大哥、三弟忽然催我回去，無暇與你兩個不知死活好歹的蠻人糾纏。總之，禪經如落人手，我自會去尋他，不值與你們計較。如落你們之手，不獻出來，休想活命！」下首番僧見他聲色暴戾，令人難堪，不由大怒，方一揚手中戒刀，麻面番僧嘴皮微動，竟似不令輕舉。剛剛止住，妖人也似事情緊急，連末句話都未及說完，竟化作一道綠氣，刺空激射而去，其疾如電，餘音尚在搖曳，人已飛向遙空雲層之中，一晃不見。妖婦見幫手一走，神情更轉獰厲，口、眼、耳、鼻似抽風一般，不住亂動，厲聲喝道：「我向不服人，祇爲我子殘魂不能重聚，苦痛日深，心如刀割，明知劫數將臨，依然來此拼命。早知你們必來犯險作梗，特請侯道友同來，與你們商量。此事合則兩利，分則難成。祇求保全我兒一命，暫借此經，並不據爲己有，終於歸你們。已經再四言明，你們偏不聽。休看侯道友已走，照樣

能壞你們的事，不過不願兩敗俱傷而已。休再固執。」話未說完，麻面番僧本來目注前面晶球，全未理睬，忽然一聲詭笑道：「我弟兄向不與外人聯手行事。念你爲子心切，暫寬一線，聯手仍是休想。你既吹大氣，我且將攻山神魔暫止，讓你先去下手。你如不行，或是爲人所殺，我們再行下手如何？此事並非容易，便我兩弟兄來此，能否如願，也還未定。但我二人劫數未臨，法力又高，雖還有未盡算出之處，早已防備周密。不似你這老妖婦，爲了孽子，明明大劫臨頭，還敢膽大妄爲罷了。」

妖婦聞言，立被激怒，厲聲喝道：「我本心防你們作梗，鬧得兩敗俱傷，爲了我兒，忍氣吞聲。否則，我已將蚩尤三友吸取真神之寶白骨吹借來。你們先前也曾嚐到厲害，如非預坐小金剛禪，心魂早已被它攝去。何況此女微末道行，我只一吹，她必由我擺弄，自將禪經獻出。話須言明，到時不要作梗。」說時，申屠宏因聽番僧口氣，後山斗法似剛開始，稍遲無妨，意欲相機下手除害。仗着隱形神妙，便往側面繞去，早看出妖婦胸前掛着一個白骨哨子。先聽飛去妖人姓侯，本就疑是蚩尤墓中三怪之一。再聽妖婦說出白骨吹，愈發驚異，先前異聲悲嘯必是此物無疑，怪不得連自己也幾乎支持不住。爲防花無邪聞聲閃失，心中忿恨，忽聽番僧喝道：「無恥妖婦！讓你先下手，盡說廢話做甚？想捱到神魔攻破山頂，撿便宜麼？直是做夢，此地三日之內，決無人來作梗。現且停手讓你，再如拖延，我們前言便做罷了。」申屠宏出時，風雷之勢並未停止。再稍往前，便見崖頂之上焰光騰涌中，另有十八神將與臺上所立相同，正用手中法器發出百丈風雷，在麻面番僧右手令牌妖光指揮之下，猛力攻山。這時忽然一閃不見，山頂仍是好好的，心方稍放。妖婦也是惡貫滿盈，明知前路凶危，仍想因人成事。素日又極兇橫自大，本想借着說話延宕，等山頂稍被攻出一點裂痕，再行運用玄功變化，入內奪經。及被番僧道破，怒火上昇，自覺難堪，不由犯了兇狂之性，怒喝：「蠻人休狂，此時無暇多言，早晚必取爾等狗命！」末句帶着哭音，甚是刺耳。二番僧好似早有成竹，任她叫罵，祇把目光註定妖婦動作，全不答理。妖婦說完回身，兩臂一振，身外邪氣立即暴漲，滿頭灰髮連同鬢腳兩掛紙錢一同倒豎，飛舞起來。跟着飛身而起，將那兩隻雞爪般的怪手往外一伸一揚，立有十條黑影由指爪尖上飛出，各長數十百丈，將對崖連頂帶洞交叉罩住，大片愁雲慘霧便疾如奔馬，朝前涌去。

申屠宏行事謹慎，上來便恐番僧、妖婦設有禁網，爲防觸動，特意由側繞去，相隔尚遠。本在準備發難，及見妖婦動作神速無比，知那妖雲邪霧祇一近身，妖婦心靈立有警兆，便不等涌近，突然現身，大喝：「無知妖孽！你劫數到了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申屠宏原因身是峨眉高弟，不願暗中傷敵，又防一擊不中，又留後患，身形一現，二相環一甩，天璇神砂早化作無量星濤，金芒電舞，狂涌而出。妖婦長於玄功變化，原可遁走。無如

心痛孽子，奪經之心太切，邪法又高。剛一反身施爲，心靈上便有了警兆，覺着左側有人隱形埋伏。忽然想到日前喫虧之事，由於李洪作梗而起。心疑花無邪與李洪合力下手，一個入內取經，一個在外接應，又在作對。不由怒火中燒，既想報復前仇，又想借此賣弄給番僧看個厲害。表面裝着行法，實是就便佈置邪法，乘敵不備，冷不防回身，用鬼手抓魂，將仇人生魂抓去。不料煞星照命，左側隱伏的並非前見幼童李洪，天璇神砂已是極厲害的剋星，又加上西方神泥，威力更大，一經發出，疾逾雷電。尤厲害是稍爲沾上一點，下餘立生感應，一齊飛涌而來。當時見機，變化遁走，尚非容易，何況事出意外，一味蓄勢前撲，未有退逃之念。當申屠宏現身時，妖婦也已猛然回身，揚手抓到。雙方恰是同時發難，迎湊在一起。等妖婦瞥見對方是個大頭麻衣，身有佛家金光祥輝環繞的少年時，那山海一般的五色星濤，已當頭罩下。心方一驚，猛覺身外壓力絕大，行動不得，纔知不妙，怒嘯一聲，便要化身遁走。哪知此寶威力無上，專戮妖邪，不動死得還慢一些，這一行法強掙，星濤受了激動，內中神泥所化金星各具絕大吸力，首將妖婦通身繞住，吸了個緊。申屠宏再伸手一指，與金星雜在一起的五色星光跟着往上一涌一裹，互相激撞，紛紛爆裂，火花密如雨霰，祇管隨分隨合。妖婦卻是難當，祇慘號得兩聲，便已形神皆滅。

申屠宏因知妖婦身帶法寶甚多，均極污穢狠毒，惟恐消滅不盡。側顧二番僧，目注自己，面有驚容，守在臺上，一意戒備，並未出手。料他們行事審慎，必不先發。爲防萬一，便將飛劍放出防身，連新得伏魔金環也放將出去。金光方離身而起，果有幾聲極難聽的鬼哭悲嘯之聲，由神砂星濤中發出，金光還未飛到，已經消滅。申屠宏終不放心，仍指定金光祥霞罩上前去，使神砂由佛光照過，方始縮小收回。正想此寶如此神妙，好在爲時尚不算晚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將二番僧有相神魔破了再走。忽聽麻面番僧喝道：「道友奉命後山解圍，正是時候。你我素無仇怨，我們早用晶球視影看出此事，各用小金剛不壞身法防護，道友法力雖高，仍是無奈我何。並且道友一來我便看出，有心假手道友除此妖婦，以免你那女伴元神被她攝去。我們志在取經，並無他意。道友何苦違背師命，與我們作對？」申屠宏不知番僧僅知大概，並未看出底細，所說一半是詐，急切間被他蒙住。又知所持魔教中不壞身法，委實難破，心雖喫驚，仍想略示威力。方在尋思如何下手，猛聽後山烏牙洞那面雷聲大作，精光寶氣上衝霄漢。一看日色，已是西初，知難再延，祇得大喝道：「大雄禪經，留贈有緣，各憑法力，善取無妨。如被花道友先得了去，你們如敢傷她一根毫髮，妖婦便是榜樣！」麻面番僧忙插口道：「我們決不傷她。道友留步，尚有話說。」申屠宏原知恩師既有仙示，決難挽回，祇是可憐花無邪，一時義憤，又看出番僧有些內怯，故意如此說法。急於趕往後山，說完，便自飛走。耳聽番僧大聲疾呼，又嘆息一聲，也未回身理睬。飛行神速，晃眼烏牙洞在望。忙照仙示，

不飛近前，先在中途隱身飛落，步行趕去。看出沿途均有埋伏禁制，有的已爲人破去。仗着師傳靈符，通行無阻，徑由亂山中繞到洞前危峰之上。

那烏牙洞在崆峒後山深處，地甚僻險，中隔森林絕澗。天殘、地缺師徒脾氣古怪，喜怒無常。怪徒更是驕橫任性，仗着乃師袒護，專與生人爲難。故此處平日爲仙凡足迹所不至。申屠宏也是初次來此，地方就在日前申屠宏尋找花無邪時，所見怪徒住的山洞左近，該洞位列西首危崖凹中，並不廣大。洞外大片盆地，三面均是危峰怪石，宛如犬牙相錯，石色烏黑，形勢奇特，險峻非常。本來四面均有極厲害的禁制，申屠宏未到以前，既防主人先行驚覺，更恐采薇僧朱由穆和姜雪君識破，老早施展迷蹤隱形乾坤大挪移法，另用天蟬葉隱身，悄悄前進。先還恐主人法力高強，稍一疏忽，便觸禁網，甚是小心。哪知剛到峰下，一片黃雲閃過，所有禁制忽全撤去。隔峰遙望，佛光祥輝，連同各色光華，仍在隱隱相持，映得滿天暮雲俱成異彩。知道雙方未分勝負，心中一寬，立即走上。到了峰頂，覓好藏處，往下一看，崖對面兩座危石頂上，分立着兩人：一個是面如冠玉、身着黃葛僧衣的小和尚；一個是美豔如仙的青衣少女。看年紀都不過十多歲，都是氣度高華，神儀朗秀。一見便認出是師門至交，朱、姜二位師叔。知道神駝乙休、韓仙子，還有先在珠靈澗所遇窮神淩渾和猿長老，也必在此，細一尋視，並無蹤影。淩、猿二老，本爲解圍而來，也許隱伏在側。乙、韓兩老夫妻，本與朱、姜二人約好一路，事又一半爲了乙氏夫婦追戮雙鳳山兩小而起，怎會不見？

這時天殘、地缺也未現身出鬥，祇把日前逐走妖婦烏頭婆的黃色雲屏放了出來，也不似那日飛得高，祇橫向天半，將烏牙洞連崖護住。雲屏上面立着五個怪徒，一律黃色短衣，相貌醜怪，仵氏弟兄卻不在內。朱由穆由手指上發出五道佛光，朝屏上五怪徒射去。姜雪君左手指定一青一紅兩道長虹也似的精光，分射開來，將雲屏兩頭罩住；另一手掐着一個法訣，目注前面，蓄勢待發。五怪徒立身屏上，不言不動，態甚沉穩，各有一幢白光護身。另外一道五色精光寶氣，由屏中心激射出來，分佈成一片光牆，擋向怪徒前面，將佛光敵住。有時勢子稍絀，喫佛光往前一壓，縮回屏上，五怪徒立現不支之狀。可是彩光也頗強烈，略爲退縮，晃眼強行衝起將佛光敵住，怪徒神色又復自若。朱由穆見狀，將手一指，佛光重盛，五彩光牆又復後退。雙方進退不已，似此相持到了天黑，精光祥霞照耀之下，四外峰巒齊幻異彩，更是奇觀。申屠宏知道天殘、地缺尚未出現，還不到下手時期，且喜雙方全未驚動，便耐心靜候下去。中間姜雪君幾次想要揚手施爲，均喫朱由穆止住。到了後來，光牆似知不是對手，已不再往前衝起，卻擋向雲屏前面。這一改攻爲守，看似勢衰，佛光反倒不能再進，成了相持不下。

姜雪君意似不耐，叱道：「老怪物！你以爲將元神附在孽徒身上，人不出面，祇憑這萬千遊魂所結的擋箭牌，就可免難麼？除照我們先前所說，將兩孽徒獻出，當面責罰，念你二人雖是左道旁門，除喜護短任性，夜郎自大，和這次包庇雙鳳山兩小外，惡跡無多，祇要肯認錯服低，便可無事。否則，我不似朱道友仁慈，一發無音神雷，你這千萬遊魂煉成的保命牌和你這老巢，齊化劫灰了。」隨聽洞中有兩人怪聲怪氣，一同答道：「你當我弟兄怕你們麼？不過你們來得湊巧，正趕有事，暫時無暇罷了。是好的，少時我弟兄自會出來見個高下。你要不怕造孽，無音神雷祇管發放，看看可能傷我分毫？」話未說完，忽聽當空有人大喝道：「老怪物，少要說嘴。你明知姜道友可憐這些遊魂，用意祇想迫你倆出頭，不肯下此殺手。得了便宜，賣乖做甚？本來是我的事，被朱、姜二位趕在前頭。我夫妻照例不喜兩打一，小和尚已經搶先，祇得讓他。原想你這兩個老殘廢自負多年，既敢縱徒爲惡，包庇妖邪，人已尋到門上，總該把你那些鬼門道使點出來，令人見識。始終藏頭不出，已是無恥，還要發狂言，空吹大氣。我夫妻決不打幫槌，朱、姜二位道友也無須人相助。祇是來了半日，看着悶氣。我夫妻也不與你倆動手，祇將你倆這龜殼揭開，省你倆無法出頭，你倆看如何？」申屠宏早看見神駝乙休同了韓仙子，突在烏牙洞上空現身，相隔洞頂危崖不過數丈高下，可是說話聲音，卻在朱、姜二人身後列峰之上，正與相反。再一回頭注視，果然又另有一個神駝乙休在崖對面相去里許的小峰之上立定，戟指喝罵。韓仙子卻未在側。怪徒聞聲，一齊朝前注視，身後崖頂有人卻並無所覺。知是身外化身，難得是兩下均能一樣言動施爲，各行其是，心中好生讚佩。乙休話未說完，朱由穆已經插口大喝：「駝兄住手！我不撿人便宜。老殘廢可速出現，免得駝子用身外化身、五丁神掌將你牢洞抓去，被人逼出，平白現世。」

話還未了，烏牙洞上空的乙休聽朱由穆發話阻止，早不等說完，手伸處，立發出五股長虹也似的金光飛射下來，將烏牙洞連崖頂一起搭緊。乙休隨縱遁光飛向空際，口喝得一個「疾」字，那高廣約十多丈的一座危崖，連同當中凹進的烏牙洞，立似齊地面鏟去，一片裂石之音過處，齊整整與地脫離，喫乙休手上五道金光抓起。剛剛懸向空中，先是青濛濛一片淡煙閃過，猛聽天崩地裂一聲大震，那座危崖忽然自行炸裂，宛如千百巨雷同時爆發，那石崖已化爲百十丈大一團烈火，聲勢猛惡，從來罕見。乙、韓二人同時不見，祇剩小峰上面乙休原身哈哈大笑道：「老殘廢慣用心機，平白將你倆的牢洞自行炸裂，鬧得少時無家可歸。你倆多年煉就的靈石真火，可曾傷我分毫？白便宜山妻煉一純陽之寶。」說時，韓仙子也在峰上現身，腰間掛着一個黑葫蘆，揚手一招。崖石爆發所化火團本懸空中，立時電馳飛去。申屠宏先還奇怪，雷火怎會聚而不散？這纔看出火外還包着極薄一層光網，淡如輕煙，火光強烈，如非慧目法眼，休想看出一點痕跡。韓仙子見火團飛到，將手一指，火團便裂了一口，自向葫蘆之中鑽進，晃眼全消。籠在火外

的青色淡煙，也往韓仙子袖中投入，同時不見。對面雲屏之上，五徒忽然一閃不見。跟着雲屏斂處，先飛起一團黃氣、兩道青光，將朱、姜二人的佛光劍光接住。同時現出兩個一缺左腿，一缺右腿，相貌奇醜的孿生怪人，並肩而立，挨擠甚緊，鬚髮皆張，神情好似忿怒已極。也不發話，一照面，便朝乙、韓二人並立的小山峰飛去。身上也未見甚遁光，連手足都未見動，飛起來卻是快得出奇，人方出現，便已飛到小峰前面。申屠宏那好目力，竟未看出是怎麼飛過去的。便是朱、姜兩人那高法力，也似出於意外，未及阻隔，便被飛近身前。申屠宏因天殘、地缺已經出現，一面準備貝葉靈符，一面朝前細看。就這瞬息之間，雙方已經交手。

原來天殘、地缺恨極乙休，本朝乙、韓二人撲去。不料對方知他巢穴一毀，又把靈石真火失去，必要情急拼命，事前早有準備，先前所見淡青色的光網，忽又出現。天殘、地缺的太乙潛光遁法，雖不如佛家心光遁法可以神遊千萬裏外，念動即至，但也迅速不可思議，去勢又猛，差一點沒被撞到網上。同時朱、姜二人見兩老怪物一言不發，縱遁飛來，竟捨自己，朝乙休夫妻撲去，佛光、飛劍也喫那黃氣和兩道青光敵住。知兩老怪物得道年久，在各異派旁門中獨樹一幟。所用二寶，乃二人昔年在兩極盡頭，採取千萬年前遺留，快要積成星球的混元真氣凝鍊而成，青黃二色，一清一濁，分合由心，威力至大。此外，尚有一件異寶，乃南極磁光煉成，更是厲害。這三件法寶，多高法力也不能破。看去雖祇一團黃氣，大纔尺許，如在當地破去，一經震裂，五千里方圓以內，立被鴻濛大氣佈滿，自相激射震裂，地震山崩，洪水怒涌，烈火燒空。在此震圈以內，人畜生物固全毀滅，弄巧還要蔓延開去。所到之地，氣重如山，生物遇上，立即閉氣裂腹而死。非俟二氣日久自分：輕氣上騰，爲云爲雨，大雨數年；重濁之氣，受了雨溼凝聚，化爲土石下降，方始停歇。雖不似天地定位以前那麼厲害，災區相差懸遠，也須經過數十百年纔可無事。震圈以外，人物雖不至於死亡，水火天時之災，也多受波及。端的厲害無比。

老怪物對此三寶一向珍逾生命，不特與人對敵從未用過，並且多年來均深藏在所打坐的崖洞山腹之內，親身坐鎮守護，連門人也不令見。原備於三百年大劫臨身之時，去往兩天交界之處，把應遭劫的幾個同道至交也約了去，仗此三寶抵禦末劫。論起爲人用心，並不算惡。祇是自恃成道年久，法力高強，性既驕狂自傲，又專以一時喜怒來分親疏。怪徒每喜結交妖邪，橫行爲惡，盡管法嚴，事後也必責罰，但因師徒情長，當時必加護庇，與對方爲難，從未清理過一次門戶。尤可恨是無論是甚極惡窮兇，如雙鳳山兩小之類，遇到危臨事敗，無可倖免，祇要肯低首下心，忍受苦痛惡氣前往求告，碰到二人高興頭上，也必援手，不稍顧忌。結怨甚多，人卻奈何他倆不得。朱由穆前生有兩好友，

便喫他師徒大虧，幾乎慘死。彼時激於義憤，未及往尋，便奉師命轉世。上次峨眉開府，恰遇見當年肇事的兩黃衣怪徒，事已過去，兩友已經仙去，本想放過，兩怪徒反向自己招惹，逃時叫陣。因值有事，遲延至今，方始來會。對這三寶，事前原料對方防避佛光擊破，決不敢用。不料竟自施展出來，必是恨極乙休夫妻，又知自己和他倆一樣顧忌，不肯造此浩劫，佛光威力神妙，非此不敵之故。老怪物尚是初會，果然有點門道。本心不想除他倆，祇是忿其縱徒行兇，略加做戒。雖然備有制他倆之法，照此神通，委實不可輕視。如果對方情急，豁出兩敗俱傷，大家造孽，自將大氣爆散，佛光還不能收回。見姜雪君不等對方衝向光網之上，揚手先是一粒無音神雷發將出去。嫫姆的無音神雷何等威力，勢更神速，發時並無聲音，多厲害的妖邪一被打中，祇金光一閃便成劫灰，甚或形神皆滅，萬無不中之理，哪知對方竟似預先知道。金光閃處，高地大片山石全成粉碎，塵霧高揚，涌起數十丈高下，地也擊碎了一個大深坑。再看天殘、地缺，人已飛出十里以外。金光閃過，人又飛回原處，手略一揚，那高涌天半的塵霧立即消散，行動端的比電還快。同時每人肩上發出一片五色奇光，流輝四射，耀眼生繽，冷氣森森，老遠都覺逼人。

姜雪君見對方已將兩極磁光所煉之寶發出，便將師門至寶天龍剪化爲兩道金碧光華，交尾而出。天殘、地缺二次飛回，本仍想朝乙休拼命，一見此寶，知道厲害，祇得暫停。雙方鬥在一起，動作都神速，原是瞬息間事。朱由穆心念微動，還未及出手，乙休已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向不喜以多欺少，似他倆這等老殘廢，兩人祇能算得一個，連山妻也無須上前。既是專來尋我拼命，有我一人足夠發付。小和尚和姜道友速將法寶、飛劍收轉，停手觀戰。我先看看他倆那混濁之氣結成的壞包，是甚麼玩意？」說罷，不俟答言，身形微閃，化作一道金光，驚虹刺天，朝那黃色氣團飛去。氣團原喫佛光包沒，停空相持不下。申屠宏是個行家，早看出氣團雖小，重如山嶽，佛光雖然將它包住，並看不出能夠破它。金光正要往佛光之中穿進，忽聽朱由穆大喝道：「駝兄不可負氣，老怪物雖然可惡，此是他倆的命根。你將此重濁之物送往兩天交界之處破去，也頗費事。他倆不過借此抵擋，便敢造此大孽，我也早有防備，決可無害。還是由我與姜道友對敵，老殘廢若是服輸便罷。快請回來，免他日後說嘴，道我又請幫手。」乙休不理，依然衝光而入。朱由穆知道乙休欲以全力大顯神通，將此寶送往兩天交界之處毀去。此次來時，曾接妙一真人飛書相勸，又遇師弟李寧代傳師命，本心不欲過分。惟恐乙休記恨對方袒護妖邪，結局雖將雙鳳山兩小除去，因被連次作梗，不特大仇元兇幾被漏網，韓仙子還失了幾件法寶，連所居白犀潭水宮也幾不保，又結下許多無謂仇怨，必不甘休。又知妙一真人密令門人暗有安排，爲防乙休走極端，特意趕在前頭，故意虛張聲勢，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。不料乙休久候不耐，依然出手。一見不聽攔阻，氣團漸有上昇之勢，祇得發揮全力，

指定佛光，連金光一起包住，不令上昇。雙方功力原差不多，氣團早變成了一個極大光球，金光、佛光齊煥霞輝。雙方再一進一退，便在當空上下滾轉，氣象萬千，壯麗無倫。

朱由穆一面阻住乙休，不令飛走；一面尋思：「兩怪物幸喫姜雪君絆住，不然事更難測。此時勢成騎虎，除卻最後一着不能取勝，否則乙休也決不善罷。」又見天殘、地缺手掐靈訣，知他倆也要施展殺手，用玄功變化應敵，便喝道：「老殘廢！並非我們倚仗人多欺你倆，祇爲駝兄恨你倆自不爲惡，卻喜庇護妖邪，想將你倆禦劫三寶破去，以示做戒。我想強行勸阻，你倆也看見了。再不服輸，駝兄法力高強，我一個阻他不住，你倆數百年苦煉之功，付於一旦了。你倆那小諸天邪法和玄功變化均無用處。如嫌我們多了一人，我請姜道友停手，由我和駝兄對敵如何？」此時天殘、地缺也是氣急之下，竟沒想到對方知他倆運作如電，早有成算。聞言暗想：「自己原不捨的這兩道磁光，纔被絆住。祇要對方天龍剪一收，立可施展玄功變化追上仇人，乘機下手，與乙休拼個存亡，免得施展殺着，爲害生靈。」聞言，正在準備，誰知姜雪君已得暗示，天龍剪往回一撤。三方動作均快，又是同時發動。就在這將要飛起，時機不容一瞬之際，朱由穆大旆檀佛法已經施爲。天殘、地缺剛收轉兩道磁光，要往上空飛起，猛聞到一股旆檀異香，當時心神便覺迷糊，知道不妙。怒喝一聲，手纔往起一招，意欲拼命，忽又瞥見一片祥霞，由側面峰上冉冉飛墮，看去並不甚快，可是纔一入目，全山立被籠罩在內。同時空中出現一個身高丈六，形與觀世音相似的一尊菩薩，頭上環着一圈佛光，手執一朵青蓮，拈花微笑，凌空而立，寶相莊嚴，氣象萬千。一時祥輝瀲灩，花雨繽紛，一派祥和景象，與先前金光寶氣滿空激射飛舞，形勢迥不相同。二人便清醒過來，祇覺天機寧靜，通體一片清涼。不特先前怨毒嗔怒之氣一齊化爲烏有，連發出去的那些法寶也全回到手上，彷彿噩夢初回，並無其事情景。

二人言行心念本都相同，猛想起身非佛門中人，此時空中忽現佛菩薩金身，所用法寶又復無故收回，直如未發，必是敵人施展大旆檀佛法，身已受制無疑。多年盛名威望，不料毀於一旦。心中一急怒，神智剛又一迷，同時空中飛劍、法寶，連同強仇乙休元神所化金光，也均不知去向。這時二人已爲佛法所制，隨着心情反應，成敗所關，仙凡繫於一念。當嗔念纔起之際，已經神智不清，周身火熱欲焚，忿怒之下，再生先前惡念，立爲本身真火所焚，墮入輪迴了。總算二人苦煉千年，法力高深，神智尚未全昏，見空中寶光全隱，心中一動，忙往左右查看。目光到處，乙休已經回到原處，身前光網已收，連同山石上分立的朱、姜二人俱在向空頂禮膜拜，神態十分虔敬，滿面喜容，哪有絲毫敵意？再看側面高峰之上，現出一個葛衣矮胖少年，不由大悟。

原來二人日前曾算出爲了自己一時負氣，護庇妖邪，始而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，終於樹下強敵。事後虔心推算，不久便有對頭尋上門來，此次鬥法，竟關係到成敗安危。恰巧日前珠靈澗有人鬥法，剛算出取經女子和一同伴是個救星，設計引來，向其借用靈符，偏又不答應，被人隱形潛入，衝破禁網，帶了逃走。話已出口，不能向其作梗，或是自行強取。並且不到時限，經和靈符均取不出。後又再四推算，除此無救。自己那高法力，竟會推算不出詳情，越知厲害。總算此女雖未明允借符，也未拒絕，又曾助她脫難，見時神情甚是感激，也許不致袖手。萬般無奈之下，知道此女便肯借符，也在敵人到來以後。祇得先把兩個最招恨的徒弟隱藏起來，自在洞中打坐。表面故作大意，僅將護身雲屏放出，並分化元神附在五怪徒身上，出來應敵。本想拖延時刻，以待解救。不料被神駝乙休所愚，將洞府連崖拔去。自己將計就計，暗放石火神雷，又喫韓仙子收去，失了一件至寶。連遭失利，怒火中燒。心料花無邪乃芬陀棄徒，與敵人多有淵源，日前不肯借符，必由於此。這時符當取到，並未送來，可知無望。多年盛名，就此斷送，惡氣難消。反正敵人難傷自己，好歹也須與之一拼。及至現身出鬥，所恃三件法寶，又喫敵人分頭敵住，兩不相下，已是忿極。尤可恨是乙休竟想把將來禦劫三寶中最具威力的混元一氣球毀去，如何不急？暗忖：「你既無所顧忌，索性大家造此大劫。」恰巧敵人託大收回天龍剪，正要趕往，佛身忽現，法寶無功，自己也未離地飛起。正在心念起伏，周身火熱劇痛之際，一見申屠宏，猛觸靈機。剛自省悟，盛氣一平，周身重又立轉清涼，越知所料不差。本身功力原極高深，當時明白過來，剛雙雙頂禮膜拜下去，口呼：「我佛慈悲！」似覺一片祥輝透身而過，宛如醍醐灌頂，周身氣機和暢，神智愈發空靈，哪有絲毫雜念。

正在潛光反視，靜心體會，忽聽身側有人喚道：「老怪物，齊道友嘉惠於你不少，今此佛光一照，異日天劫免去許多魔障。加上你那三寶抵禦外魔，決可無害。靈符已收，還不起來？」睜眼一看，自己趺坐在地，並未跪倒。旁邊除先前五人外，又添了二人：一是淩渾，一是猿長老。以前均曾見過，猿長老更是對頭之一。俱都含笑，環立面前。彼此都是有道之士，自然無須細說。本來勝敗未分，又有佛力化解，芥蒂全消。從容起立，笑答道：「以前種種，本屬虛幻，不消說了。祇是嘉客遠來，蝸居已爲乙道友所毀，祇好請至小徒洞中一敘了。」朱由穆笑道：「道友你說此話，又入魔障。以前既是虛幻，怎會毀去？」乙休也微笑插口道：「道友仙府已爲佛光復原。祇是高足們不合私出觀戰，雖然隱形，並無用處，佛光照時，妄生嗔念，如非符收得快，幾乎墮劫。現在人俱昏迷於峰側崖凹之中，尚在受苦。祇有小和尚能救，你我均難爲力。可是這一來，氣質已變，決不再爲盛名之累了。」淩渾笑道：「我向不服人，今日越看出佛法神妙，不可思議。祇金身一現，佛光所照，彈指之間，不特在場諸位仁兄仁姊殺機悉混，連我駝兄說話也

文雅起來。自與駝兄相交以來，連峨眉開府，第二次又聽到他這等吐屬。早知如此，我和老猴頭真不該藏得那麼遠。假使藏在左近，讓佛光照上一照，好歹把我這身窮氣和老猿的一身野氣去掉，不是好麼？」韓仙子、姜雪君等俱都覺得好笑。連申屠宏正向天殘、地缺禮見，素來謹飭的人，也被他引得忍俊不禁，祇不敢笑出聲來。

天殘、地缺聞言回顧，已早看出烏牙洞仍是好好的，原樣未動。又知門人均在受苦，便請衆人同往。申屠宏隨往一看，怪徒共是七人，仵氏弟兄也在其內，業已昏迷不醒，面上各帶苦痛神色。朱由穆道：「因申屠宏不是佛門中人，不能盡發貝葉靈符妙用。否則，此等西方至寶本有無上威力妙用，善惡轉移之間，大千世界任何事物，哪怕化成劫灰，立可返本歸原。二位道友也必回坐原處，不在外面了。他們七人，佛光不曾普照，如藏原處，便可無事。可是不如此，焉能轉禍爲福？可惜福緣還淺，因我也是劫中之人，不敢妄行收取。幸家師早知此事，已用佛家心光收去。如在我手，他們更是得益不少呢。」隨說隨將自煉佛光放出，照向七人身上。